



評介《知識與教育研究：一項國際的探究》

REVIEW OF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林怡君 林仁傑
Yi-Chun Lin Ren-Jie Lin

壹、專書簡介

國內外過去對於西方「教育學」、「教學論」及「教育研究」的歷史演進有著相當多的探討；晚近學者對於「教育學」、「教學論」及「教育研究」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甚至展開跨國比較。以德文 *Erziehungswissenschaft* 一字的原意來說，該字中文翻譯為「教育科學」，意即教育必須以經驗科學的角度，建立其系統性的教育知識；另外一方面，德國當今部分教育學者在進行教育研究科學化的哲學概念探究時，也使用 *Erziehungswissenschaft* 一字取代原先較具哲學性或者實踐性的「*Pädagogik*」一字。德文 *Pädagogik* 一字，國內過去對於應翻譯成教育學、教育論或教學論，始終爭議不休（梁福鎮，2016；陳灤翔，2021）。至於中文名詞「教育研究」，在英文世界中學者們所使用的詞彙包含：study of education、educational studies、educational research 等眾多說法，特別在英國的脈絡裡，往往對於教育研究概念的討論，也會涉及到 *discipline*（學科或學門）一字。

由於不同國家有著自身獨特的時空脈絡，也因此「教育學」、「教

林仁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vincentlin@mail.ntcu.edu.tw

林怡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臺中市立育英國中教師

電子郵件：897000144@ntnu.edu.tw

本文評介：Whitty, G. & Furlong, J. (Eds.) (2017).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Symposium Books.

學論」及「教育研究」在不同國家中所產生之概念也有相同及差異之處。加上教育知識不斷進行「跨國轉移」（cross-national transfer）以及「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之因素，造成世界各國在解釋「教育學」、「教學論」及「教育研究」時，產生相當多元之詮釋觀點以及不同典範之研究。G. Biesta（2011）過去即曾為文：*Discipline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ic study of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nglo-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試圖比較出教育研究在學科和理論的發展上，於英美世界以及歐陸國家中的共同點以及差異點。Biesta 本身雖為荷蘭籍學者，但其因長年於英國任教，目前是擔任 Maynooth University（Ireland）以及 University of Edinburgh（Scotland）兩間大學的合聘教授，對於英美世界以及歐陸國家的教育研究發展有其深度觀察。

以英國自身的教育研究發展為例，過去臺灣學者對於該國教育研究專業化、科學化的發展進行源頭探索時，展開過相當多的論辯。即使英國學者不管是在探討教育研究的歷史發展，或是該字本身的哲學意涵時，同樣有著不同的詮釋觀點或關懷面向，英國對於教育研究的核心概念探討，大抵可分成幾個課題，包含：

一、教育研究隨著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空脈絡所產生研究典範之轉移

例如目前任教於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 G. McCulloch（Brian Simon 講座教授）便曾出版專著：*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探討社會變遷如何影響教育研究的典範、關注課題，以及詮釋觀點於英國的發展（McCulloch & Cowan, 2017）。

二、教育研究應強調理論或實務層面的課題，或是理論如何與實務更能相輔相成

例如過去任教於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同時亦曾任教於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目前擔任 University of Gibraltar 榮譽教授的 W. Carr，長年探討行動研究與批判教學論於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重要代表著作：*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即為一例（Carr & Kemmis, 2003）。另，除上述課室教學之外，教育研究如何

促進理論與政策對話，誠如 D. Bridges 的專文：*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al judgement of policy makers*，內容所稱政策制訂者應能妥善適度應用教育研究之成果於實務當中（Bridges, Smeyers, & Smith, 2008）。

三、教育研究之典範於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當中應取得平衡發展

英國教育研究發展於二十世紀初起即大量受到心理學之影響，諸多教育議題採行社會科學典範進行研究，此舉受到 1947 年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第一任教育哲學講座教授 L. A. Reid 大力批評。曾於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任教超過 22 年，同時亦曾任教於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目前擔任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榮譽教授的 Bridges 即曾為文：*From the scientific to the humanist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knowledge*，探究教育研究於英國二十世紀起，其在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兩大陣營當中的競逐過程（Bridges, 2011）。

四、教育研究專業化的過程

Bridges (2006) 曾為文 *The disciplines and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進行歷史取向的耙梳；而目前擔任 University of Oxford 榮譽教授的 J. Furlong 則是長期探討教育研究於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並提出許多發人省思的觀點，他著作 *Education - An anatomy of the discipline: Rescuing the university project?* 一書，探究英國教育研究學科專業化之建立，不論從歷史發展或是哲學議題論辯，其探討皆相當深入（Furlong, 2013）。

上述對於教育研究內涵辯論議題，在英國多年來之發展，僅做初步探討；至於歐陸國家學者針對教育研究之概念分析，其又有不同的關注面向。G. Whitty 以及 J. Furlong 兩位學者大抵追跡過去前人之研究成果，於 2017 年出版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編著，重新探究英國過去進行教育研究發展時的歷史背景、哲學議題，並且進行國際比較，以試圖瞭解教育研究在其他國家的發展景況。

貳、內容大要

首先針對這本書的編者以及相關作者進行初步介紹，過去已有 Temple (2018) 針對此書發表專文評論。瀏覽本書的作者群，可感受到這是一份大師級人物的群像。編者之一的 Whitty (1946-2018)，過去曾擔任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校長，亦曾擔任該校 Karl Mannheim 教育社會學講座教授，為一全球知名學者；但在本書編著完成出版後不久旋即過世，等於是 Whitty 生前留給世人的遺作。另外一位編者 Furlong，誠如前述，過去對於英國教育研究專業化探究之著作成果豐碩，做為一位學者，本身亦曾受託於英國公部門以及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汶萊等）教育部門擔任諸多政策制訂時的諮詢委員，包含大專院校評鑑、師資培育，亦曾擔任英國教育研究學會會長（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Society，簡稱 BERA）。也因此，Furlong 對於教育理論與政策實務的相輔相成，著作過諸多探究，其論述觀點也受到各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

作者之一的 J. Schriever 是比較教育領域中的大師，目前擔任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榮譽教授。臺灣對於 Schriever 並不陌生，1989 年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年度研討會便曾邀請 Schriever 來臺專題演講。楊深坑國家講座教授生前與 Schriever 結為莫逆之交，兩人曾於 2005 年共同出版《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一書。

另一位作者 McCulloch，亦誠如前言所介紹，目前擔任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 Brian Simon 教育史講座教授，亦曾擔任英國教育研究學會會長，近年來至亞洲各國訪學、發表演說，並曾受臺灣教育哲學學會以及臺灣各大專院校邀請發表演說，迄今有四次之餘。McCulloch 對於英國在教育研究發展中，如何受到社會變遷影響之討論，其發表研究數海量。

至於其他作者包含 R. Malet，法國當今教育學界相當活躍之學者，任教於 Université de Bordeaux。作者 S. Groundwater-Smith，身為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名譽教授，教學生涯長達五十多年，針對澳洲及紐西蘭教育研究受到英美影響所發表之著作甚豐。W. H. Xie（謝維和教授），曾任中國清華大學副校長、教育研究院院長，研究興趣為中國及西方教育基礎理論。作者 L. Paine 是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教授，專長為國際及比較教育、教育社會學、師資培育，近年來關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

教育發展。

本書總共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 Furlong 及 Whitty 討論教育研究中的知識論傳統問題，誠如本文前述教育研究中的概念性問題，例如：研究典範的變遷、教育研究應屬於社會科學或人文學、教育研究如何讓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教育學門和學科的專業化特質等。編者同時歸納出，過去教育研究中所謂的知識，大抵可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純粹作為學術理論型知識（academic knowledge traditions）、第二種則是實務型的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 traditions）、第三種則為整合理論與實務型的知識（integrated knowledge traditions）。

本書的第二部份，則是藉由各學者探究自身國家中的教育研究發展以及歷史演進過程中，教育研究所產生的問題，這些國家包含：法國（由 Malet 執筆）、德國（由 Schriewer 執筆）、拉脫維亞（由 I. Zogla 執筆）、澳洲（由 Groundwater-Smith 執筆）、中國（由 W. Wen 與 Xie 執筆）、美國（由 Paine 執筆）。每章節從各學者對於自身國家教育研究發展議題出發，當中有值得提出探討之處。例如 Schriewer 重心擺在「教育研究」一詞過去在德國脈絡下，於 Bildung（self-cultivation）與實證研究兩者不同的探究場域中，「教育研究」被探討出兩種不同的核心概念。又例如，Paine 的研究則是聚焦在美國師資培育的發展，其對於該國教育研究始終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這也說明美國教育研究的特色乃為重視實務應用的取向。

本書的第三部份，則是試圖說明教育作為一研究領域時的實務取向，包含：B. Bernstein 的知識社會學及教育研究問題（由 Jim Hordern 執筆）；教育作為一種跨領域學門的應用學科，以英國經驗為例（由 McCulloch 執筆）；比較英格蘭和德國師資培育中的知識論議題（由 D. Kuhlee 及 C. Winch 執筆）；師資培育可作為教育研究中一門具實踐性質的專業領域，以數學教育為例（由 M. T. Tatto 及 J. Hordern 執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群當中的 Winch，目前任教於 King's College London，為一國際知名的教育哲學家。Winch 在進入高等教育機構服務前，已擁有相當豐富的小學教師任教經驗，因此對於教育哲學、師資培育、教育研究的理論與實務論證之探討，擁有相當豐碩的著作。

本書最後的結論，則由 D. F. Labaree 探討教育學科領域未來的發

展，如何透過教育研究的成果，提供現場教學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公部門的政策制訂者，更多在實務上的運用及啟示。Labaree 目前任教於 Stanford University，在教育史以及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相當卓越，曾擔任美國教育史學會會長。過去長期關注美國在教育研究發展的歷程當中，如何將研究成果運用到實務現場裡頭。而這也正呼應了本書一開頭 Furlong 及 Whitty 所強調的，教育研究中的第三種知識傳統取向，意即整合型知識（將理論與實務進行更密切之結合）。透過本書之介紹，可看出本書立場在強調教育理論與實務當有更緊密之對話；另外，本書集結知名大家著作，不論在文筆或論點上，都具高水準之可讀性。

參、綜合評析

過去國內外學者在論述英國教育研究發展的源頭時，有些指向蘇格蘭，有些則是認為發展自英格蘭。以蘇格蘭的觀點視之，教育學的發展早在 1847 年在蘇格蘭即成立了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Scotland（簡稱 EIS）；至於英格蘭，最早訓練中學教師是創立於 1846 年的教導學院，它所頒發的學位也包含學術訓練與教育專業智能。該校是英格蘭最早設立的教育學講座，由 J. Paine 擔任；至於在大學裡最先設立教育學講座的，則是 1876 年蘇格蘭的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以及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當時的經費是由提倡導生制的 A. Bell 所資助，然而時間相當短暫，不到數年即被廢除（蘇永明，2009；Tibble, 1966, 1971）。

英國教育研究的發展雛形，除了上述論及的蘇格蘭及英格蘭兩地，University of Aberdeen 的教授 A. Bain 於 1897 年出版 *Education as a science*，即提倡以經驗性的研究，心理學的基礎來建立教育學研究。然而，英國的教育學發展是於 20 世紀之初，開始受到德國 Herbart 教育學說，以及德國心理學之影響，開始大量走向心理學化。例如 J. Sully 於 1886 年出版的 *Teacher's handbook of psychology*，對於心理發展的描述主要以心理官能成長的角度出發，並且極具系統性地將兒童心理學引進師資培育課程當中；同時 Herbart 學派主張的學習理論，強調以科學方法組織課程，則是大量被介紹到英國師資培育課程當中，1920 年代起，教育心理學已大量出

現在英國各大學師資培育課程裡 (Tibble, 1966, 1971)。

1902年起，從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對於教育心理學所提出的主張與貢獻，也對英國教育研究發展產生重大影響。Sir J. Adams，IOE 首位校長，大力鼓吹 Herbart 的教育學主張，從其著作 *The Herbartian psychology applied to education* 可以看出 (Adams, 1898)。繼之 Sir P. Nunn，1905 年之後先擔任該校副校長，1922 至 1936 年間擔任校長，同樣也是 Herbart 教育學說的支持者。英國教育研究開始完全跳脫純心理學化，必須等到二次大戰之後，教育社會學家、教育哲學家的積極經營，才又再次彰顯其多元面貌。Bridges (2006) 即說明教育研究於晚近英國的發展特色：

一、積極強調理論與實務的大量結合。

二、教育學理論發展相當多元，除有發展自本土脈絡的理論外，同時亦吸收他國教育學理論，進而轉化發展。

三、教育學相關基礎理論科目於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中地位大幅滑落，特別是教育哲學與教育史。

四、英國教育相關學會的發展蓬勃，對於教育學研究及實務推廣貢獻極大。

五、英國教育研究相關期刊發展相當興盛，有助於教育學發展，並促進理論與實務更積極對話。

英國本土在發展教育研究時所遇到的問題，回歸到 Whitty 以及 Furlong 這本書時，似乎又可感同身受。即便第二部份說明，六個國家在教育研究發展上受到該國之歷史文化及社會變遷影響巨大，然而整體朝向實務取向，理論與教學面、政策面的溝通對話又是大家所面臨到的共通課題。因此本書除列舉師資培育主題外，或許值得讀者好好反思，教育研究未來又有哪些教育實務層面值得我們優先關注。

致謝

本文為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學校教育應教授知識還是常識？蘇格蘭哲學家 T. Reid 與 D. Hume 觀點之論辯〉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110-2410-H-142-014-），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陳灤翔 (2021)。評介《「教育與陶冶科學」這個學術學門》。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9(3)，121-131。
- [Chen, L. X. (2021). Review of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issenschaft als wissenschaftsdiszipl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9(3), 121-131.]
- 梁福鎮 (2016)。教育哲學：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究。五南。
- [Liang, F. C. (2016).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study of origins, contents and problems*. Wunan.]
- 楊深坑 (2002)。科學理論與教育學發展。心理。
- [Yang, S. K. (2002).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蘇永明 (2009)。英國的教育研究的演進、檢討與特質。教育科學期刊，8(2)，71-92。
- [Shu, Y. M. (2009).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Britain: Progress, eval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8(2), 71-92.]
- Adams, Sir J. (1898). *The Herbartian psychology applied to education*. D. C. Heath & Company.
- Aldrich, R. (2002).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Biesta, G. J. J. (2011). Discipline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ic study of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nglo-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Pedagogy, Culture and Society*, 19(2), 175-192.
- Bridges, D. (2006). The disciplines and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40(2), 259-272.
- Bridges, D. (2011). From the scientific to the humanist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knowledge.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0(3), 304-317.
- Bridges, D., Smeyers, P., & Smith, R. (2008).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al judgement of policy makers.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42, 5-14.
- Carr, W. & Kemmis, S. (2003). *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 Routledge.
- Furlong, J. (Ed.) (2013). *Education - An anatomy of the discipline: Rescuing the university project?* Routledge.
- McCulloch, G. J. & Cowan, S. (2017). *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Routledge.
- Temple, P. (2018). Book review of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16(1), 170-171.
- Tibble, J. W. (Ed.) (1966). *The study of educa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ibble, J. W. (Ed.) (197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outline for the student*.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hitty, G. & Furlong, J. (Eds.) (2017).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Symposium Books.

